



# 万州太白岩下的白岩书院： 时光褶皱里的文脉传承

□熊刚



太白岩的苍翠山脊如卧龙静伏，层叠绿意晕染成天然画屏，将万州城揽入怀中。当晨雾初破，立于山巅俯瞰，草木葳蕤处，一座大院格外引人注目。那里既是原万县军分区的所在地，亦是清代巴蜀名院白岩书院的故址。

## 1 百年大院

孩提时代，万县军分区于普通百姓而言，是戒备森严、难以靠近的神秘禁地。然而，于我，却有着难以言表的亲近感。这份情感源自我对解放军的深深崇敬与热爱。

家中两位军人亲戚，如同一束亮光，照亮了我童年的天空。驻守大连海岛的表姐夫，目光敏锐、机智果敢，作为弹无虚发的神枪手，他那些惊心动魄的军旅故事，常听得我如痴如醉，在心中播下了对军旅生活向往的种子。当陆军参谋的表哥，性格内敛沉稳，身材高大健壮。他本已叩开空军飞行员的大门，却因意外投身陆军，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，至今仍为亲友们津津乐道。受他激励，我开始坚持晨练，想着有一天也能像他一样拥有强健的体魄。

一个夏日傍晚，我们三兄弟从太白岩悠然下山后，相约前往军分区探望寄养在幺姨家的三哥，这也是我首次踏入这座神秘的深宅大院。

暮色渐浓的大院里，绿树成荫。迎面是一栋两楼一底的楼房，右侧是家属区，两排长形青砖瓦房错落有致地排列着。家家户户门前摆放的方形玻璃鱼缸中，五彩斑斓的金鱼如同灵动的精灵，在闪烁着梦幻光芒的水中悠然游动。沿着左侧小路前行，深处有两株百年黄葛老树相互依偎，它们盘根错节、悬根露爪，粗壮的树干高耸入云，茂盛的枝叶犹如天然的花盖，洒下一片清凉的树荫。

时光来到21世纪，万州区委、区政府擘画城市发展蓝图，实施过江推进战略。2005至2007年，万县军分区大院作为过渡用房，成为区委办公之地，我曾在此工

作过。但直到2012年，我任职区文旅委时，才将白岩书院与军分区大院联系起来——原来，这个大院竟是清末川东著名学府白岩书院，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感觉，让我既惊喜又感慨。

从清光绪十六年(1890年)至今，原万县军分区所在地，在长达130多年的时间里，历经了十数次变迁，其中作为教育殿堂的白岩书院只存在了18年时间。从光绪末年至民国时期，这里从农业学堂到军官养习所，从实业学校到军事司令部，每次转型都深深烙印着时代的印记。何其芳、方敬等文化名人曾在此求学；朱德在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散播革命火种。1950年起，这里作为万县军分区存在了48

年。1998年9月后，这里改为万州区军事部。2001年4月，改为万州区人民武装部。

## 2 书院殿堂

在万州，多数人对白岩书院的认知，仅停留在街区地名层面。他们不知这片街区为何以此命名，更不了解其背后深藏的历史。2016年，万州区委宣传部与区文旅委携手开启历史文化挖掘之旅，对太白街道历史文化进行细致梳理。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还原了书院真实面貌，让其厚重的文化价值重见天日。

# “三·三一”纪念碑背后的故事

□于次

在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店曹家坪一条公路旁，有一个枣红色大理石镶嵌而成的纪念碑巍然矗立着，碑体上雕刻着一个母亲怀抱死去孩子的雕像，这就是重庆“三·三一”惨案死难烈士群葬墓地。这个群葬墓地的位置，是我的大姨父雷成农经过艰难寻找后发现的。

这座纪念碑总高16米，矩形碑体高9米、宽3米、厚0.6米。碑体背面刻有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题写的碑名：“三·三一”惨案死难烈士群葬墓地。碑体背面向下青石底座上，刻着“三·三一”惨案江北区死难烈士英名录。

1927年3月24日，北伐军攻占南京，群众集会庆祝。英、美帝国主义为支持北洋军阀，阻挠北伐军，炮轰南京，死伤群众两千余人。消息传到重庆，在中国共产党重庆地委的领导下，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发起，于3月31日在通远门打枪坝举行“重庆各界反对英美炮轰南京市民大会”。为了阻止大会召开，蒋介石与四川军阀刘湘勾结，对与会群众进行血腥镇压，造成百余人死亡，伤者逾千人，这就是“三·三一”大惨案。惨案发生后，杨闇公遭到敌人追捕，4月4日不幸被捕，4月6日壮烈牺牲于佛图关。

在这次惨案中，仅江北区遇难的学生就达55人之多。雷成农之妻熊述静(我的大姨妈)和妻妹熊述贤(我的二姨妈)都



“三·三一”纪念碑

参加了这次革命活动，熊述静免于难，熊述贤则在惨案中牺牲，时年仅十余岁。为此，姨父雷成农对这座纪念碑的修建倾注了深情和心血。

雷成农，江北区人，早年毕业于暨南大学。青年时代曾受恽代英、肖楚女等革命家教诲，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(共青团前身)。20世纪30年代，雷成农曾任四川省教育厅督学、专员。抗战爆发后，他与友人自筹资金，在南岸四公里创办了西南小学和西南中学(今重庆第二师范学院)，培养了许多有志之士和革命者。重庆解放前夕，雷成农竭尽全力保护师生中的共产党员，为革命作出了贡献。

1949年后，为支持新中国教育事业，雷成农和友人将两所学校的校舍、校产全部捐献给国家，作为开办西南工农速成中



万州三中校内的白岩书院楼

清光绪十六年，万州乡绅游鑑洋怀着对文化的热忱，在太白岩下择取一处钟灵毓秀之地，历时两年建成这座蜀东文化的圣殿。白岩书院选址独具匠心，巧妙借景山水，营造出修身养性的自然氛围，依山傍水，宛如世外桃源。清代万州籍名士杜焕章在《白岩书院记》中描述其形胜：“秀峦北倚，丽江前横，遥跋万川。”

这座土木石结构的复合式四合院建筑群，坐落在山地平坦之上，总面积达26000余平方米。它占地面积广阔，建筑规模宏大，巧妙融合了川东传统民居的质朴风格与寺庙建筑的庄重，尽显庄严肃穆之感。书院四周有围墙环绕，院内白墙黛瓦，在阳光照耀下，散发着淡雅古朴的气息。建筑两端高耸的风火山墙格外醒目。书院内部，大门、斋舍、藏书楼、讲堂、祭堂等建筑错落有致；水池、亭子等景观建筑增添灵动雅致的氛围；照壁、碑楼等仪式建筑彰显庄重的格调。书院以讲堂为中心，沿中轴线对称分布，讲堂、祭堂位于中轴线上，斋舍及其他功能用房分列两侧。

讲堂位于上厅天井正中央，建筑面积385平方米，六柱五开间，采用硬山顶穿斗式砖木结构，雕花门窗工艺精湛。院内广泛种植花木，四季花香四溢，亭台楼阁、池馆水榭点缀其中。讲堂前约2000平方米的庭院里，通道两侧8株百年丹桂枝叶

学使用。

1983年，78岁高龄的他从新疆回到重庆。当时，书上尚未记载“三·三一”惨案中部分死难烈士被埋葬在何处。为解开这个谜团，雷成农不辞艰辛，手拄拐杖翻山越岭，走遍了江北的山山水水寻踪觅迹，终于在江北五里店原江北蚕桑局一带，找到了当年烈士们的长眠之地。随后，雷成农倡议重庆市有关部门在此修建“三·三一”纪念碑。后来，他的倡议被采纳。与此同时，雷成农积极为中共江北区党史委员会撰写有关历史资料，为“三·三一”死难烈士立传。

1987年“三·三一”纪念日前，纪念碑落成。在落成典礼上，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为纪念碑剪彩，并亲切接见了雷成农，对雷成农为修建纪念碑作出的贡献，予以高度评价。

雷成农一生克勤克俭，热爱党的教育事业，他将政府给他的生活补贴2000多元全部捐献给景德幼儿园，表达了一个老教育工作者对祖国幼教事业的关心和期望。(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图片由作者提供)

繁茂，每到花期，馥郁香气弥漫整个书院。

白岩书院独特的建筑特色与厚重的历史底蕴，深刻反映了万州的地方文化与地域特色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。

## 3 碑刻史诗

岁月悠悠，白岩书院虽渐隐于历史尘埃，但记载其往昔的《白岩书院记》清代碑刻，如同历史的忠实使者，散落在太白岩周边。2005年4月，三峡都市报社将6块碑刻文物移入“见证三峡文化街”保存。这些碑刻由清代名儒杜焕章、包弼臣等应创办者游鑑洋之邀撰写。碑刻高1.8~2.8米、宽1.2米、厚0.16米，采用楷书阴刻。2012年6月，我有幸见证它们被移交至万州区博物馆。

万州的书院文化源远流长，可追溯至明嘉靖年间的集贤书院。乾隆初年至光绪十七年(1891年)，万州共建了15家书院，县衙及附近就有5家。但像白岩书院这般集自然、文化、名人于一身的书院，实属凤毛麟角。可以说，白岩书院文化底蕴深厚，引领万州从旧式教育迈向新式教育，成为万州近代教育的开端。

透过现存碑刻以及《白岩书院规则》，我们能够洞察万州教育文化的变革，了解白岩书院的办学理念、山长选聘、生童招收等制度。白岩书院敬重先贤，讲堂后左右二室供奉李白、黄庭坚。学子们以先贤为楷模，汲取智慧，追求学问精进。书院以“崇实学、育英才”为宗旨，致力于移风易俗、匡正人心。

山长是书院的灵魂人物，选聘标准极为严苛，须“品行粹瞻学渊闻”，德行与才学并重。1891年至1904年，长沙胡元直、武昌吴光耀、桂林况周颐等当世鸿儒先后担任山长，他们如同璀璨星辰，以高尚品德和渊博学问，春风化雨般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学子。

生童可依自身兴趣选择学习经史诗词，无论何种身份，只要向善上进，均可入学。其平民化特质为贫寒学子提供求知的净土，在晚清科举将废之时，这种超越阶层的教育理念更显卓识远见。

去年金秋时节，我再次来到白岩书院遗址，在后院深处郁郁葱葱的树丛中寻得三株百年丹桂，其中一株已190余岁，岁月在它身上留下斑驳痕迹。丹桂枝繁叶茂，树干苍劲有力，细碎的桂花如同繁星点缀枝头，散发着淡雅芬芳，仿佛在诉说往昔的故事。

文明的薪火从未熄灭，它只是隐匿于时光的褶皱里，等待某个晨雾初散的刹那再度燎原。如今，白岩书院作为充满书香气息的街区地名和万州重要的文化地理标识，已深入人心。在白岩书院遗址附近，我的母校万州二中，复建白岩书院文化景观，传承白岩书院文化基因，秉持“为诗意人生奠基”的理念，以正心修身、立己达人、厚德博学为指引，培育具有“平民本色，精英气质，民族情怀，国际视野”的优秀人才，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怀揣梦想从这里扬帆起航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)